



典藏

余光中散文

凡·高的向日葵





典藏

余光中散文

凡·高的向日葵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凡·高的向日葵:余光中散文 / 余光中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3846-8

I. ①凡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3)第 275099 号



凡·高的向日葵

——余光中散文

余光中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87 千字

印张 8.375

插页 2

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846-8

定价 **25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名家散文典藏

自 序

—

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,最难作假,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,该是散文。我不是说诗人和小说家就不凭实力,而是诗人和小说家用力的方式比较间接,所以实力几何,不易一目了然。诗要讲节奏、意象、分行等技巧,小说也要讲观点、象征、意识流等等的手法,高明的作家固然可以运用这些来发挥所长,但是不高明的作家往往也可以假借这些来掩饰所短。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:譬如选美,散文所穿的是泳装。散文家无所依凭,只有凭自己的本色。

诗人的笔下往往是自言自语: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这样的话并不一定要说给谁听,好像是无意间给人听到的。许多诗真像心灵的日记,只取其神,不记其貌,诗人眼前似乎没有读者,可谓“目中无人”。小说家对读者的态度也可谓“目中无人”,反之,读者目中也不应该有小说家。小说家应该像剧作家,尽量让他的角色发言,自己只能躲在幕后操纵。有些小说家不甘寂寞,跑到他的人物和读者之间来指指点点,甚至大发议论,这种夹叙夹议的小说体便有散文的倾向。这种小说家如果真是散文高手,则这种夹叙夹议的笔法却也大有可观。拿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比较一下,便

可见张无我而钱有我：钱钟书的小说里充满了散文家钱钟书的个性。

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，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，可以无拘无束，随时向读者发言。老派的诗人虽然也可以偶尔来一句“君不见”，而旧小说家也可以直接对读者叫一声“列位看官”，但在一般情形之下，诗人和小说家毕竟另有职务，不便像散文家这么公然、坦然地面对着读者。反之，读者面对散文家也最感亲切、踏实，因为散文家是为自己发言，而所说的也是“亮话”，少用烘托、象征、反讽之类的技巧。

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。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，篇幅较短，取材较狭，分量较轻。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，凡韵文不到之处，都是它的领土，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，不胜枚举，论其功能，则不出下列六项：

第一是抒情。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抒情文或小品文，正是散文的大宗。情之为物，充溢天地之间，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。也正因如此，用散文来抒情，似乎人人都会，但是真正的抒情高手，或奔放，或含蓄，却不常见。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和露骨，沦为滥情，许多情书、祭文、日记等等，也在此列。直接抒情，不但失之露骨，而且予人无端说愁的空洞之感。真正的抒情高手往往寓情于叙事、写景、状物之中，才显得自然。

第二是说理。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议论文。但是

和正式的学术论文不尽相同,因为它说理之余,还有感情、感性,也讲究声调和辞藻。韩愈的《杂说四》,王安石的《读孟尝君传》,苏轼的《留侯论》,都是说理的散文,但都气势贯串,声调铿锵,形象鲜活,情绪饱满,绝非硬邦邦冷冰冰的抽象说理。每次读《过秦论》,到了篇末的“然秦以区区之地……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”,一句长问,竟用斩钉截铁的短答断然煞住,真令人要拍案赞叹,情绪久不能平。精警的议论文不能无情。

第三是表意。这种散文既不是要抒情,也不是要说理,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的那份情趣、理趣、意趣,而出现在笔下的,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,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。表意的散文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活泼的想象力,也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发乎自然的好奇心。“家居不可无娱乐。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。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,至少上肢运动频数,近似蛙式游泳。”这种雅舍小品笔法,既无柔情、激情要抒,也没有不吐不快的议论要发,却富于生活的谐趣,娓娓道来,从容不迫,也能动人。到了末句,更从观察进入想象,最有英国小品的味道。

第四是叙事。这样的散文又叫作叙事文,短则记述个人的所经所历,所见所闻,或是某一特殊事件之来龙去脉,路转峰回;长则追溯自己的或朋友的生平,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,或是一个时代特具的面貌,成为历史的注脚,也就是所谓的回忆录之类。叙事文所需要的是

记忆力和观察力,如能再具一点反省力和想象力,当能赋文章以洞见和波澜,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。组织力(或称条理)也许不太重要,因为事情的发展原有时序可循,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,光影分明,不免倒叙、插叙,或是举重遗轻,仍然需要剪裁一番的。

第五是写景。所谓“景”不一定指狭义的风景。现代的景,可以指大自然的景色,也可以指大都市小村镇的各种视觉经验。高速公路上的千车竞驶,挖土机的巨铲挥螯,林荫道的街灯如练,港口的千桅成林……无一非景。一位散文家的视觉经验如果还限于田园风光,未免太狭窄也太保守了。同时,广义的景也不应限于视觉:街上的市声,陌上的万籁,也是一种景。景存在于空间,同时也依附于时间,所以春秋代序、朝夕轮回,也都是景。景有地域性:江南的山水不同于美国的山水,热带的云异于寒带的云。大部分的游记都不动人,因为作者不会写景。景有静有动,即使是静景,也要把它写动,才算能手。“两山排闼送青来”,正是化静为动。“鬓云欲度香腮雪”也是如此。只会用形容词的人,其实不解写景。形容词是排列的,动词才交流。

第六是状物。物聚而成景,写景而不及物,是不可能的。状物的散文却把兴趣专注于独特之某物,无论话题如何变化,总不离开该物。此地所谓的物,可以指生物,譬如草木虫鱼之类,也可以指非生物,譬如笔墨纸砚之属,甚至可以指人类的种种动态,譬如弹琴、唱歌、

开会、赛车。也许有人会说,写开会的散文应该归于叙事之列。我的回答是:如果一篇散文描写某次开会的经过情形,当然是叙事,但是如果一篇散文谈论的只是开会这种社会制度或生活现象,或是天南地北东鳞西爪的开会趣闻,便不能算是叙事了。状物的文章需要丰富的见闻,甚至带点专业的知识,不是初摇文笔略解抒情的生手所能掌握的。足智博闻的老手,谈论一件事情,一样东西,常会联想到古人或时人对此的隽言妙语,行家的行话,或是自己的亲切体验,真正是左右逢源。这是散文家独有的本领,诗人和小说家争他不过。

我把散文的功用分为上述六项,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,并不是认为真有一种散文纯属抒情而不涉其他五项,或是另有一种散文全然叙事,别无他用。实际上,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几种功能,只是有所偏重而已。例如叙事文中,常带写景,写景文中,不妨状物,而无论是叙事、写景或状物,都可以曲达抒情之功。抒情文中,也未必不能稍发议论,略表意趣。反之,说理文也可以说得理直气壮,像梁启超那样,笔锋常带感情。

情、理、意、事、景、物六项之中,前三项抽象而带主观,后三项具体而带客观。如果一位散文家长于处理前三项而拙于后三项,他未免欠缺感性,显得空泛。如果他老在后三项里打转,则他似乎欠缺知性,过分落实。

抒情文近于诗,叙事文近于小说,写景文则既近于诗,亦近于小说。所以诗人大概兼擅写景文与抒情文,

小说家兼擅写景文与叙事文。我发现不少“正宗的”散文家大概拙于写景,遇到有景该写的场合,不是一笔带过,便是避而不谈;也有“正宗的”散文家拙于叙事,甚至不善抒情。我认为:能够抒情、说理的散文家最常见,所以“入情入理”的散文也较易得;能够表意、状物的就少一点;能够兼擅叙事、写景的更少。能此而不能彼的散文家,在自己的局限之中,亦足以成名家,但不能成大家,也不能称“散文全才”。前举的六项功能,或许可以用来衡量一位散文家是“专才”还是“通才”。

二

这本自选的文集无论在年代、文体、风格、篇幅各方面都颇具代表性。散文与诗,是我的左右手,我曾戏称自己的散文是“左手的缪斯”。我开始写散文,比开始写诗虽然晚了三年,但是“左手的缪斯”比起“右手的缪斯”来,却成熟得较早。读者展开这本选集,我左手的掌纹纵横,就历历在目了。

在文体上,此书分为三辑:抒情散文、知性散文、小品文。其间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,因为说理可带感情,抒情也不违常理,在前文的概说中我已有分析。我一向认为:抒情散文切忌一味抒情而到滥情的程度,所以我对所谓散文诗并不放心。另一方面,我又觉得文学评论不宜过于古板以至无情,所以在说理的主线上不

妨流露性情,且用比喻、音调等来助兴。也就因此,我的散文里有一点诗,而论文里有一点散文。此言说来似乎有些调皮,其实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颇多前例。

浙江文风鼎盛,群彦汪洋,民初以来更是名家辈出。单以散文而言,从周氏兄弟(绍兴)、夏丏尊(上虞)、郁达夫(富阳)、徐志摩(海宁)、俞平伯(德清)、丰子恺(崇德)、陆蠡(天台),一直到柯灵(绍兴)和琦君(永嘉),两浙的贡献说得上是独步文坛了。如果我们再追溯朱自清与梁实秋两家的祖籍,当可发现一为绍兴,一为杭县,则山阴道上,更是应接不暇。

拙作能在这地灵人杰之乡出版,实在是一大荣幸,也将是一大考验。

一九九六年七月于高雄中山大学

新版自序

浙江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书不但编印精美,抑且经营有方,是我在大陆出书最愉快的经验。自从一九九七年以来,我的散文集由他们印行,曾经三易其版,内容均有所增删,俾读者亦与时俱进,能看到我的新作。最新的这个版本,也增加了《西湖怀古》和《故国神游》两篇:前者是去年清明访问浙江大学的游踪,后者是去年初夏去西安讲学的见闻。

分辑方面,仍然保持抒情散文、知性散文、小品文的鼎足之势,可以窥见我在散文发展上多元的探索。小品文便于发表,也便于忙碌的读者用“一盏茶的工夫”看完。但是小品文,无论是言之有物的杂文或有真性情的美文,都是易写难工;而长篇大文,黄国彬所强调的“大品文”,是我所谓的“重工业”,正可挽救一般轻薄短小却欠余味的散文时弊。

台湾社会转型,旅行自由,近年游记文章也颇流行,此类作品在我的散文之中分量也趋加重。女作家陈幸蕙所编著的专书《悦读余光中(游记文学卷)》,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印行,对我此类作品论析颇详。

二〇一三年端午于高雄西子湾

目 录

抒情散文

- 002 石城之行
- 009 南太基
- 019 丹佛城
- 029 听听那冷雨
- 036 高速的联想
- 043 花鸟
- 049 我的四个假想敌
- 056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
- 065 黄绳系腕
- 070 桥跨黄金城
- 091 黄河一掬
- 096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?
- 102 拜冰之旅
- 115 失帽记
- 121 雁山瓠水
- 136 西湖怀古
- 140 故国神游

知性散文

- 148 猛虎和蔷薇
- 152 书斋·书灾
- 159 没有人是一个岛
- 165 凡·高的向日葵

- 171 自豪与自幸
- 178 面目何足较
- 186 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
- 198 粉丝与知音
- 204 不朽与成名
- 208 长未必大,短未必浅

小品文

- 214 论天亡
- 216 朋友四型
- 219 幽默的境界
- 223 茱萸之谜
- 227 沙田山居
- 231 夜读叔本华
- 234 凭一张地图
- 237 娓娓与喋喋
- 241 三访伦敦
- 243 另有离愁
- 247 开你的大头会
- 251 戏孔三题